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虎余腥录 / 曹芥初等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6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ISBN 7-80622-601-X

I. 死... II. 曹... III. 中国-历史-掌故-1840~19
49 IV. 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1999)第57126号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死虎余腥录

曹芥初等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424号 邮编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展望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6.875 字数165千字

2000年6月第一版 200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80622-601-X/K · 102

定价: 15.00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一部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实人物提供重要参考资料的志人纪事类笔记的合编,包括“死虎余腥录”、“名流写真集”和“轶史秘闻谭”三个部分,全部辑自《逸经》文史半月刊。

《逸经》由著名史学家谢兴尧教授创刊于1936年3月,上海人间书屋出版,简又文主编。办刊宗旨为“贡献于研究史学及社会科学者以翔实可靠的参考资料”,辟有“近代史料”、“今代史料”、“开国史料”等多种专栏,是30年代中期较有影响的近代史料专载刊物之一,如冯自由之《革命逸史》、徐一士之《凌霄汉阁笔记》、陆丹林之《革命史谭》、刘成禺之《洪宪纪事诗本事注》等著名民国史料笔记,都是先在该刊揭布,而后结集的。除上述这些个人专著长篇连载,及柳亚子、白蕉、胡怀琛、谢兴尧等名家零作另有单本刊行外,《逸经》上刊有不少富于文献史料价值的专题文字,因作者不一、题材多样等缘故,无由结集,而该刊自中阻于淞沪抗战爆发后,历经60余年岁月消蚀,几成绝版。为满足学人研究需求,我们约请专人对这些如今已成稀见的史料予以选录,分类汇编,以飨读者。

“死虎余腥录”系《逸经》原辟的不定期专栏,观其旨趣,似专以搜集北洋时代之武夫枭雄的秽闻罪行为题材范围。“名流写真集”的文字,多从该刊“人志”和“杂俎”类目辑录,其中不乏珍稀的口述

史料和亲近者的特写。比之更值得重视的是辑自“史实”、“秘闻”及“特写”等类目的“轶史秘闻谭”，撰稿者多系阅历丰富人士，或本亲历亲见亲闻而述，或旁证博引穷竟源流，力图从不同角度，揭述近现代史上一些重大事件或疑案公案的真相；还有若干篇目，直接是私家日记或官档文献的整理辑汇，都为近现代中国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囿于时代和思想认识的局限，作者们对有些问题所持见解，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是不正确的，例如对“福建事变”的基本看法，可以说完全是错误的，还有一些概念运用亦失于准确。所有这些，相信读者自能鉴别。

直接从报刊连载中辑集民国史料笔记以开拓整理出版这一史料资源的范围，对我们说来尚处于尝试阶段，欢迎专家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利改进。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三月

目 录

死虎余腥录

关中怪杰郭坚	曹芥初	1
补纪郭坚伏法事	简又文	7
祸国殃民贪污残暴之张宗昌	工艾等	8
我杀死国贼张宗昌之经过详情	郑继成	21
沈鸿英的孽账	柳兴西	29

名流写真集

孙总理少年轶事	简又文	33
孙中山先生逸事	郑 照	37
追怀总理述略	王宠惠	41
近代第一流廉吏王铁珊先生	冯玉祥	46
王铁珊先生轶事补录	冯玉祥	61
苏曼殊之真面目	冯自由	67
关于苏曼殊之点点滴滴	孙 澍	72
曼殊逸事	温一如	75
杨增新	江东山	78
清道人遇诈秘记	自 在	83
忠孝勇侠的郑继成将军	简又文	85

李煜堂先生·····	建华	87
冯自由易名之由来·····	又文	94
溥仪夫妇居故宫时遗闻·····	止厂	95
遗老张罗溥仪婚费记·····	自在	100
关于张天师·····	唯公 阐惕生	103

轶史秘闻谭

庚子轶事·····	董作宾	107
诊治光绪皇帝秘记·····	屈桂庭	115
《清史稿》回忆录·····	金梁	117
《清史稿》回忆补录·····	金梁	119
同盟会时代上海革命党人的活动·····	蒋慎吾	120
武昌起义杂忆·····	朱春驹	131
护国之役云南起义秘史·····	何慧青	138
《云南起义秘史》补注·····	何慧青	148
国民军首都革命纪实·····	璧树	153
郑成功墓被掘之始末·····	谢云声	159
《郑成功墓被掘之始末》书后·····	黄吉甫	163
闽变回忆录·····	耶戈	165
立法院修正“有配偶而与人通奸者” 一条新刑法之经过·····	简又文	173

死虎余腥录

关中怪杰郭坚

曹芥初

刀 客

纵横三秦，震撼河东，假革命之名，行害民之实的郭坚，埋骨荒邱，星霜荏苒，转瞬已十四年矣。人世间对于伊之印象，谅已由淡漠而消逝。似此一代怪杰，乌忍其腥臭无遗，与草木同朽？爰濡笔记其生平焉。

坚号方刚，陕西蒲城人，与岳维峻、井勿幕、井岳秀、杨虎城为同乡。逊清末年，政治腐败，外患侵袭，血性男儿图奋发自强，纷纷加入大刀会，以侠义相策励，以扶汉灭清相号召。风气所至，渭河南北之胡景翼、井勿幕、郭坚、杨虎城、高峻、井岳秀等，咸为大刀会中之基干，一时风起云涌，三秦人士呼之为“刀客”。

勾 当

如以施耐庵写《水浒传》之笔，素描郭坚，他是“一个白净子，高高的个儿，俊秀风雅，气度从容”的人物，从表面看上，谁能猜出他是震动关中底好汉？

初，郭坚专为巨商大贾包讨滥账，凡百年清而未结之账渣，或三代要不上之残账，只要交给郭坚，说明三七分，四六擘，无论甚么

账，他都能代为料理清楚，但所取之方式，不外强索，恶要，用钢刀放在脖子上，暴力威胁下的苦跌打政策。

当时郭坚部下，全靠代人要账的勾当来生活，个个像一位会计师，兼充巡捕头。

杨虎城呢？他却专为一般被压迫的可怜债户抱打不平，两条好汉以思想行径之不同，成了冤家对头，见面就火并，结下了一层深深仇恨。

如以现代之眼光论评两人的行径，则郭坚无疑为资本家之保镖，而杨虎城自然是贫苦阶级之卫士矣。

“刀客”这个名词，多么响亮，多么风趣。

探 病

后郭坚助陈树藩驱走陆建章，陈继陝督，论功行赏，任郭为西安警备司令，由刀客而军官，实千古一大捷径。

一日杨虎城受创，伤势危急，非行手术，难望痊愈。顾小城荒村，何处去寻医院？时西安广仁医院，驰名遐迩，但警备西安者又为冤家郭坚，徒唤奈何。遂潜赴西安入广仁医院疗治，但不免提心吊胆，硬着头皮耳。

晨起，阍者持一名刺来，云“有客见访”。杨视片，赫然“西安警备司令”官衔也，立抽枕下勃朗宁，急实弹，遥对门口，严加戒备。郭立窗外闻枪弹动作声，忙喊道：“九娃子！还不放心我？我要杀你，我就不来。我有句话对你说，你把枪放下。”

杨坐病榻上隔窗答道：“我在你势下，要杀就杀，莫话说！”严重、紧张、沉寂之下，郭继道：“是这，我今天不见你，我怕你莫钱花，给你送二百块钱，放在这里，明天再见。”乃以钱置地下，匆匆而去，刹那之间，幸免血溅斗室之危。

逾数日，郭果来，杨亦坦然，英雄相见，互道渴慕，握手一笑，前嫌尽释矣。

攻 晋

陈树藩在陕岂容那么一个桀傲跋扈之怪物，长久鼾睡卧榻之旁？然炮制之法，煞费苦心。鸿门宴乎，又恐画虎不成，打草惊蛇；霸王硬上弓乎，更恐酿成大祸，弹飞皇城。陈毕竟卓谋超群，非同凡鸟，乃定调虎离山、借刀杀人之策，时以扩展地盘，引动郭之野心，一次，二次，郭终究上了鱼钩。

于是陈、郭成立协定：一、郭坚率本部水陆好汉，渡河入晋，直趋河东，枪弹由陈源源接济。二、所遗西安警备司令一职，由郭之爱将耿直继任。三、下河东后，陈负责向中央保郭督晋。此后结秦晋之盟，永好勿替。

民六年，小麦割罢，忙于锄秋，灞桥头上，折柳送别，郭坚遂率领本部人马，星夜渡河，浩浩荡荡杀奔河东矣。满想旗开得胜，一展平生之志，孰意转战月余，弃甲曳兵，落得只身而逃。

原来陈树藩于郭渡河后，即急电阎百川报称“有匪入晋，火速扑灭”，并愿截断归路，以收夹击之效，阎得电立调大军，严阵以待。郭渡河接触后，始知中计，但归路已断，黄河阻隔，只得督令急攻，以期死里逃生。时当六月中旬，天气炎热，火树烁金，郭部纯系草泽英雄，生性强悍，血战永济、临晋、荣河、河津、蒲氏诸县。好汉到处，无非“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晋南人士迄今提及郭坚，犹有余痛。

时郭乘绿呢大桥，其部曲头腰均缠红绿绸绦，厚约三五寸，所遇妇女鲜有幸免者，亦浩劫也。

反陈救耿

时驻河东者，为山西陆军第八团，团长丰羽鹏整军经武，蜚声晋南，阎百川授以剿匪全责，并调第四团谢濂部及骑兵第二营，堵剿月余，匪不支，或擒或杀，几无噍类，郭坚乔装渡河仅以身免。此

下河东之一幕也。

卫定一曾任郭部连长，民十六年卫随岳维峻由陕出关，已任军长矣。驻河南时，每提及下河东之役，辄云：“我们太对不起河东的老百姓，把人糟塌够了！”寥寥数语，不知包括多少孤儿寡妇之血泪也。

郭军消灭后，被辱妇女，羞愧难容，自杀者不计其数，村民无法，群推村长敲锣遍告曰：“过去的事，谁也不要笑话谁，还是好好过光景！”自杀之风始稍敛。

郭返陕后，怒陈之诬已也，决心反之，时西安警备司令耿直，郭之爱将也。陈自知理屈，颇愿谈判，未及折冲，郭已啸聚好汉，占据兴平数县。郭得地盘后，四方英雄云集，不久又成一军，乃囑使耿直于西安发动反陈。耿果据鼓楼炮击督署，演成巷战，日久耿渐不支，急派人求郭星夜来援，郭闻讯立率部趋西安。

经盩厔县，绅商素知郭善书，乃设盛筵欢迎之，酒酣耳热后，求写字以留纪念。郭于美酒、鸦片后，笔兴大发，挥毫不已，群知郭兴发，求者愈众，直至红日衔山，始恍然忆及赴西安救耿直之事，率队急行，抵省已不及救，耿遂溃败。郭素爱书：

看来世事全能语，说到人情剑欲鸣。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字体劲秀，关中称之。郭虽出身刀客，而文学涵养极深，且具名士癖，于此可见一斑。

羌白镇与革命

陈、郭两军既成敌对，鏖战不已。一次郭率部攻同州，守将系陈之悍将王飞虎，不克，乃退据离城十五里之羌白镇。夜半王率部竟出同州围羌白，日久，郭弹尽援绝，苦不得脱。一夜倾盆大雨，郭传令于城之一面掘无数隧洞，外只剩薄土一层，并收集全镇鞭炮备用，将鞭炮悬城垛三面燃之，一时炮声齐鸣，王部急集中兵力三面

环攻，恐其突围而走，郭早冲破燧道，由虚面远颺矣。王部冒雨战竟夜，天明始悉中计。查羌白为关中粮食集中地，郭守之月余，不感恐慌，后以香烟、鸦片断绝，始突围去。

民六年冬，张义安起义三原，树靖国军帜。七年五月于右任先生返陕主持大计，编所部为六路，第一路司令即郭坚也，第二路樊钟秀，第三路曹世英，第四路胡景翼，第五路高峻，第六路卢占魁。时杨虎城属第三路，及曹世英投吴佩孚，始编杨部为第七路。六路中以第四路胡景翼部守纪律，重训练，名誉稍好；郭部仍本来面目，刀客行径，胡讥之为土匪，郭衔之，愈加放纵，任其抢掠，充耳不闻。

某次，郭在西路为陈所困，久之，弹罄援绝。郭无奈，致胡笠僧一函求援，上书：“陈贼打我，你贼不管，我贼若灭，你贼不远！”寥寥十六字，郭之整个性情，及陕西群雄姿态，跃然纸上矣。迄今此奇句小简，为三秦人士所乐道，亦史料也。

守凤翔

凤翔城濠奇深，郭坚攻之不克，苦无妙计，适一群载棉花车过境，郭悉令卸下，暂借一用；乃缘夜派兵推棉花包填濠内，高度几与城等，据之攻城，克矣。陈闻讯立调大军围凤翔，兵力雄厚，直围得水泄不通。郭守城之暇悠然自得，且开戏院，演秦腔，军民同乐。有谏之者，辄曰：“一点兴味莫有，谁格（给）你守城？”闻者许之。

郭守凤翔，内外相持者凡五阅月，嗣北政府免陈职，令阎相文入陕，陈恐大树已去，孤根难托，乃严令攻凤翔以为根据地。郭受攻百思莫解，疑政局必生巨变，否则陈决不相逼之甚也。顾被困日久，消息隔绝，一榻横陈，顿得一计，即令打道天主堂访某神甫，借洋床支烟灯，请神甫共吸鸦片。神甫以郭态度失常，恐遭不测，心殊忐忑；郭对孤灯，喷云吐雾，殷勤烧烟，状颇欢洽，神甫心稍定。过瘾后，突曰：“现在陈伯生攻得急，城破了，我先杀你！”神甫骤闻之大惊，目瞪口呆，几不能语，郭续曰：“要不然，你就得救我！”神甫

亟询相救之法，郭曰：“你派代表到西安替我们讲和，我派上一个侦探跟着进省，看看情形，讲和不讲和，都算你救我了！”神甫立应之，不敢支吾也。

陈素优待外人，闻神甫进省，囑令放行。抵西安后，侦探始知陈已被政府免职，阎相文继陕督。返凤翔报郭坚，郭聆讯精神百倍，谢神甫，励士卒，坚守以待援兵，苦撑数日，陈果解围去。

言论与伎俩

一兵士向郭索饷，郭胥之曰：“驴×的，问我要钱呢！你看你哦枪筒子里，红的（美人）黄的（金钱）白的（银圆）黑的（鸦片）哪一样没有？”妙语解颐，可垂“枪典”，惜无蓝本的耳。

其部曲于抢掠后，如为政治机关所侦知，指名控告时，郭即拣军中无能小卒杀之，报以“业经正法矣”。其凶犯则逍遥法外，故愈凶悍者愈得郭之赏识袒护，从不继之以法。老诚懦弱，辄含冤代死，善恶颠倒，是非另有规定，亦变态心理也。

郭态度从容，临战阵漫若无事，平生三提其鞋：河东败后，晋军追之急，始舍轿提鞋，狂奔返陕，一次也；守羌白，王飞虎攻之急，乘夜冒雨，提鞋突围，二次也；冯焕章先生莅陕后，郭以守凤翔，牵掣陈兵有功，愈骄横，冯佯为推重，邀入省商军事，郭颇自得，为之提鞋整冠，抵西安，冯杀之于陆军测量局。曹、吴闻讯，恐酿巨变，曾电阎相文诘责，有警句曰：“杀一郭坚，西北从此多事矣。”其重视如此。

郭好女色，美姬如云，诸妾中以三太太艳而勇，善骑射。郭之精锐均三太太带之，三太太亦风流浪漫，见美少年辄掳之归，郭虽知之，无如何也。郭死，下嫁党跋子为二太太，所事非人，郁郁以终。

补纪郭坚伏法事

简又文

读曹先生所记郭坚轶事后，乃忆起昔年从征西北时，亲闻诸军中前辈所述郭氏伏诛事甚详，兹补录于后。

先是，于右任先生回陕组织靖国军，关中英杰，景然归附。其中，胡景翼、岳维峻、邓宝珊诸氏皆一时之彦。独有郭坚则徒假其靖国军名号旗帜，肆行横暴，残民以逞，尤好奸淫，计关中、河东十二龄少女被其摧残者以千计，西北人民恨之刺骨。时阎相文氏任陕西督军，冯玉祥氏为第十一师师长，另有阎治堂、胡景翼、吴新田、刘镇华等均率军驻陕。吴佩孚闻郭军毫无纪律，扰乱地方，乃电调其出关。郭回电要挟，索现洋五十万、枪五千枝、子弹五十万发方允开动。吴乃密令阎督设法解决，阎特请冯、阎、胡、吴、刘等会商办法。冯言解决不难，只要督军一纸命令，自愿执行以为民除害而申军纪。阎即下手令给冯照办。

其时郭已带马弁百十人入西安，居一张绅家，日夜恣意取乐。冯束请其到西关外宴会，并邀刘、胡、吴、阎、刘骥（冯之参谋长兼阎督之军务厅长）及张绅等作陪，即伏兵一连于后墙，相机行事。郭依时偕张绅赴约，带亲兵以俱。既至，冯特邀其入内室密谈。是时，伏在后墙之兵无意中将墙头压倒，刺刀毕露。郭之马弁见有埋伏，即开枪，而阎、吴、刘、胡等随从兵弁不知原委，亦各拔枪乱放，一时秩序大乱，顿成混战之局。郭入内室即闻枪声四起，心知有异，立行退出。冯见机会不可失，一跃上前，出其不意，抓住其右腕右臂。冯固身体魁梧奇伟，孔武有力，兼素擅武术，至是乃略施手段将其屈倒在地，喝令卫兵涌入以绳捆绑。随来之张绅仓皇奔出，外兵误以为郭坚，捕而即欲枪杀之。冯随出解释误会，始放之出。张已吓至面如土色，乃自怨平素滥交，致误结匪人，宜食其报云。冯即指挥部下解决郭之卫兵，宣读阎督密令，立将郭坚枪决，并移

尸示众，以快人心。全城人民络绎来观，无不额手称庆，更有须发皤然之老人数十环观郭尸，流泪满面，跪地叩头，喃喃多谢上天去此民贼云。

祸国殃民贪污残暴之张宗昌 工义等

张宗昌之出身

国人戏谑为“狗肉将军”及“长腿将军”之张宗昌，山东掖县人。父本喇叭手及剃发匠，母为巫婆。十二三岁时，宗昌即助其父掌“砰砰×”（俗名，即饶钹也），年十五六随其母赴营口，在“宝棚”为赌佣，日与扒手小偷为伍。当地士绅以为患，逐之，遂逃至关东为胡匪。其母仍留居营口，与澡堂老板、补鞋匠及卖布“喝郎”，相继姘好。卖布“喝郎”因争风杀死补鞋匠，被捕入公安局(?)。张母亦被逐，以无资斧返里，遂以身代价，得一车夫送之返掖县，复归喇叭手。喇叭手因甚贫，无以养家，乃商将发妻归卖粮行商贾某而得粟若干以糊口。国人均知宗昌有两个父亲，此即其原委也。

辛亥年革命起义，宗昌由关东率胡匪百人至烟台，投都督胡瑛麾下。胡与革命党人拒之，宗昌乃往上海，投革命军团长×氏。时值南北议和成功，团长下野，以宗昌体格魁梧，有胆有勇，即以其代领部众。后经江苏都督程德全氏编为光复军，调丰、沛、萧、碭一带剿匪，隶冷御秋师。会二次革命作，冷败他去，宗昌收编其部，势益强。然因党冷故，所部不久即为冯国璋所解散，仅给以模范监督团之空衔。自是宗昌即以杀戮革命同志为已任，上海都督陈其美氏之被暗杀，宗昌实凶手也。自是乃得冯信赖，冯为副总统时，委其为侍卫武官长。

至是宗昌思荣归故里，乃辇江南之绫罗绸缎及书画、骨董数车，带马弁八人，迺返掖县。本地士绅以其出身微贱，羞与为伍。宗昌乃分赠礼物，各投所好，且登缙绅先生之门，谦卑恭敬，以求一

见为荣，人仍鄙之。宗昌乃进而谋为父祝寿。诸绅既霭其惠又畏其威，不得不与应酬，乃各送寿帐一幅，上款称其父为仁兄，下署则迻署姓名。宗昌命人读上下款，甚为不悦，令改上款为“喇叭手”，下款则为“老爷某某”。翌日，诸绅至其家见而不安，乃各改书。

此时，宗昌自思己身已贵，欲迎母归家奉养，拟以地三顷贖之归。奈母氏不知其子升官，舍不得贾家安逸生活，竟无归意，宗昌引为一生憾事焉。“孝思不匮”，狗肉将军亦未尝尽泯天性也。

宗昌尝率兵一师攻湖南，大败，乃复遁关外，居沈阳。值吉林高士俟叛变，张作霖令其往助孟恩远。高平，以功被委为镇守使，恭顺异常。未几奉直战起，宗昌任先锋，拚命作战，所向披靡。

宗昌作战，只凭勇气，毫无智谋，其部下多系“土弯弯”（即土匪），均骁勇善战，故屡获胜仗。而其军中有一军师，实为助其成功之人，此军师即相士佟花鼓是也。缘在奉直战争中，宗昌任喜峰口以东阵地，一日偶遇佟，趋问吉凶。佟言其貌当大贵，并预卜次日直军乘车过此，车必覆，乘机掩杀，可奏奇功。翌日，宗昌果列阵以待，直军车至其处果颠覆如佟所言，遂获大胜。当时佟花鼓在高冈之上，散发踏步，口中念念有辞。宗昌延之下冈，拜为军师，以后行军作战，必惟其言是听。缘相士固甚工心计者，于见宗昌之后，是夜命晨夫数人私将铁路过桥之处，拔去轨上螺丝，故直军军车颠覆，盖知宗昌可愚，故藉神话为进身之阶也。而宗昌亦因劳苦功高而得为山东督办。

（工爻）

张宗昌祸鲁记（上）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在济南到普利门外买书，忽然市民都浮着惊异的眼光，转过身，才知道是督办山东的张宗昌来了。霎时间，一百多匹雄马簇拥着，校尉们都戴着金线帽，腰挎倭铁刀，当中坐着一个满脸横肉，杀气腾腾，紫膛面皮，两眼灼灼，身高六尺多的

凶煞张宗昌，左顾右盼，洋洋得意如一阵旋风过去了。

张宗昌到山东不久，市上就流行了“切开亮亮”、“听听电话”两句谚语。“切开亮亮”，是把人头当做西瓜，切开晒晒太阳；“听听电话”，是把人头挂在电线杆上，远看去好像在那里听电话一般。同时胶济和津浦车站上，也发现了“脑袋瓜子是护照”、“妈拉巴子是车票”的异样声调。脚踢、拳打、恶骂，呸！一脸臭唾沫，时常光临到人民身上。老毛子（白俄兵）酗酒、无赖、奸淫，也成了济南市上的风景点缀。在山东活着，真感觉“人命不如鸡命了”。好朋友每逢见了面，都面面相觑的感叹着。

但是生于斯，家于斯，祖宗坟墓在斯的山东人民，又当奈何？只有听天由命，任其宰割而已。苦！苦！苦！

张宗昌到任不久，便暴露了他的狰狞面目，施展出他的凶残手段。钢刀政策之下，蓬蓬勃勃的学联会，销声匿迹了；优秀的青年逃亡了；代表民意的省议会，噤若寒蝉了。聪明点的立刻看风转舵，拍上前去。“生当乱世，岂可不乘火打劫，坐地分肥？”于是道尹、县长、局长，走马上任，好不威风。一般爪牙到了地方，搜括压榨，拚命报效，极力讨好，社会上只见民瘦，官肥，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了。张宗昌从十四年六月到山东，十七年四月三十日夜狼狈而逃，三年之内剥削了人民血汗三万万五千万元（剥削人民之总算账详后）。

张宗昌穷兵黩武，好乱成性，到山东以后，连年战争曾未稍休：计鲁苏之战和孙传芳拉锯于蚌埠、徐州、韩庄、临城间；鲁豫之战和靳云鹗、李纪才血战于泰山之阴；八里洼一役，几乎弃甲曳兵，豕突而去；南口之役联合奉、直压迫国民军，转进甘陇，及革命军北伐，犹作困兽之斗，麀兵津浦线。每战之后，尸骨盈野，兵力损失则补充，补充则要钱，要钱则加捐，钱到即招兵，兵到又打仗，这种循环方式，成为张宗昌治鲁的惟一政策。当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年内，山东招兵白旗，遍地飞扬，不啻驱壮丁而填沟壑。山东人民乌

得不穷？乌得不苦？

那时他手下的战将是：褚玉璞、王栋、许昆、顾零、张敬尧、祝祥本、黄凤岐、刘志陆、毕庶澄。历年打仗，编制紊乱，凡是金银线肩章，佩武装带的便是军官；凡是戴上头尖，下头大，硬圆帽的便是直鲁兵。往来街市者，转战田野者，呻吟医院者，残废哀号者皆兵也。当时张宗昌有“三不知”的外号：一不知钱多少，二不知兵多少，三不知姨太太多少，开古今中外之创闻。

张宗昌的三个刽子手是警察厅长兼戒严司令袁××，山东省长林××，参谋长金××。其中尤以袁××恃宠妄为杀害无辜，为最大害。

(中直)

张宗昌祸鲁记〔中〕

苛税杂捐 张宗昌踞鲁将近四年的功夫，无日不在尽量搜括中。搜括的方法，除正赋外或是加捐或是勒派，今天想多少钱，就下条子叫几县摊派，钱花完了就完事。那时山东人民真在水深火热中，其痛苦实为全国之冠。其所纳之正赋数目每地丁银一两，至少八元，多至二十元。北伐成功后，据省财政厅统计报告：“自张宗昌莅鲁起，至离鲁日止，征收之丁、漕及特附捐其有帐可查者，按照正额计算，有征至民国二十八年以上的。”现在把他所征收的捐税名列左：

(1) 地丁军事善后一次特捐；(2) 漕粮善后一次特捐；(3) 地丁讨赤一次特捐；(4) 漕粮讨赤捐；(5) 地丁军事特捐；(6) 地丁军事附捐；(7) 漕粮军事附捐；(8) 李董堵口附捐；(9) 赈济特捐；(10) 河工特别附捐；(11) 汽车路附捐；(12) 营房捐；(13) 军事借款；(14) 善后公债；(15) 烟酒税费特捐；(16) 公卖买特捐；(17) 登记成立挂号费；(18) 登记印花；(19) 不动产登记费；(20) 纸币执照捐；(21) 纸币印花；(22) 长途电话费；(23) 烟种捐；(24) 烟苗罚金；(25) 营业牌照；(26) 军鞋捐；(27) 第一军甲子战役抚恤券；(28) 直鲁军讨赤役抚恤

券;(29) 验烟凭照费;(30) 烟照印花;(31) 修张宗昌生祠捐;(32) 张宗昌铸铜像捐;(33) 垫柴草费;(34) 慰劳将士费;(35) 锅头捐;(36) 养狗捐;(37) 住房捐;(38) 富户捐;(39) 人口捐;(40) 官卖鸦片局;(41) 烟灯捐;(42) 小车捐;(43) 人力车捐;(44) 印花税;(45) 牲畜税;(46) 落地税;(47) 青菜税;(48) 官卖大粪的金汁行;(49) 娼捐;(50) 戏捐;(51) 鸡捐。

借款 济案解决后,正式政府成立(陈调元主鲁时,民国十九年),据财政厅对张宗昌借款一项报告,分四条述之:

(1) 以财政厅名义借款:中国银行本息五十六万三千三百余元,交通银行本息三十七万七千余元。

(2) 以财政厅名义担保省银行借款:欠中国银行二十八万三千余元,欠交通银行二十八万三千余元。

(3) 张宗昌勒借中国银行,是财政厅借款合同,欠本息六十九万余元;欠交通银行是督办公署张宗昌收据,本息二十四万六千余元。

(4) 济宁借款:本息合计中国银行四万二千三百余元。

滥发纸币 宗昌滥发纸币,计有:(1) 山东省银行票;(2) 军用票;(3) 金库券,其数不下数千万,毫无基金,亦毫无实数。因其前方战事失利,使用时多有贴水折扣之事,致使金融搅乱。其兵士持之购物,蛮不讲理,稍拂其意,即拳脚交加,破口大骂,不听折扣贴水之事,时有争打,商民不堪其苦。后闻有某商店拒使军用票,为张宗昌闻知,遂令捉捕,严刑拷打后枪毙。

勒借军饷 宗昌为筹措军饷,或筹借现款购办军火,时向济地各银号及商会借款。佯称借款,实为勒派,济地开设十余年之银号公利钱局,即为被其勒派军饷,关门大吉,经理以逃闻。

为虎作伥 宗昌本一老粗,性憨痴,为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平日之搜括民脂民膏之法多出自内助。有其七姨太太娘家兄袁××为其筹措军饷及财政,其乡谊林××为其参与一切祸国殃民的政